

红色三部曲·万山红遍

长篇小说

十里红妆

S H I L I H O N G Z H U A N G

吴瑞贤 吴静波



联袂
推荐

著名畅销书作家**魏风华**

网络大神**烽火戏诸侯**

著名小说家、编剧**海飞**继监制策划《战狼花》后

再次监制红色三部曲之《十里红妆》

讲述一段掩藏于民族大义下肝肠寸断的爱情传奇

中国文史出版社

红色三部曲·万山红遍

长篇小说

十里红妆

S H I L I H O N G Z H U A N G

吴瑞贤 吴静波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万山红遍/吴瑞贤, 吴静波著.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5. 7

ISBN 978-7-5034-6607-6

I. ①万… II. ①吴… ②吴…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77660号

责任编辑: 程 凤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 www.wenshipress.com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23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010-66192703

印 装: 成都新千年印制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76

字 数: 1364千

版 次: 2015年7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15年7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156.80元(全三册)

内容提要

蔡观止与蔺曼卿曾由父母酒后订婚，老爷蔺莫桑许下以十里红妆陪嫁。蔺曼卿被诬为妖精，老道捉妖，她消失林中，被雄踞山匪首吴贵法劫持，他欲娶当压寨夫人，又放不下旧时恋人李雅琪。蔡家少爷蔡观止游手好闲，带使女雀儿游山玩水，被凤凰山寨主顾小凤带到山上，她在蔡观止与吴贵法之间徘徊。独立团团长赵天啸暗恋李雅琪，政委楚天舒暗恋蔺曼卿……恩怨情仇，是非曲直，欲说还休。问世间情为何物？直叫人生死相许！

东白湖古镇来了两个不速之客，男的叫佐藤，女的叫清子，他们意为夺取千柱屋镇宅之宝百骏图。为了搞到百骏图，清子嫁给蔺莫桑。清子向蔺莫桑索取百骏图，他将她引到后山，告诉她真正的百骏图是这锦绣河山。清子打死蔺莫桑，重返梅机关。

蔡观止娶维持会长余清鹤的外甥女水倩为妻。蔺曼卿大义灭亲，进城除奸。蔡观止奉命搞日军的影子计划，被捕变节，风子假冒水倩，随他打入东白山抗日根据地。蔺曼卿深入龙潭虎穴，刀尖行走，救出水倩，蔡观止闻风而逃。蔺曼卿忍痛击毙蔡观止。除了爱情，她还有信仰。蔺曼卿走向楚天舒，这个一直爱着她的男人，为了保护她而献出了生命。她穿着红嫁衣，背起他一步一步地朝山坡上走去……

它讲述一段掩藏于民族大义下肝肠寸断的爱情传奇，前世有约，来生有爱。土匪、特工、军人、浪子、名妓，各种元素交织在一起，人物形象栩栩如生，呼之欲出。



目 录
CONTENTS

引子	/001	15. 遭劫	/075
1. 妖精	/003	16. 红薯	/080
2. 少爷	/007	17. 乡愁	/086
3. 女匪	/012	18. 红色	/091
4. 男匪	/017	19. 相见	/097
5. 玲珑	/023	20. 腰痛	/103
6. 落洞	/029	21. 上山	/108
7. 邂逅	/035	22. 进剿	/113
8. 梦境	/040	23. 瘴气	/119
9. 秀清	/045	24. 山神	/123
10. 比货	/050	25. 疑云	/129
11. 抗婚	/055	26. 暗杀	/134
12. 相逢	/060	27. 白花	/139
13. 虐猫	/065	28. 香囊	/144
14. 狼子	/070	29. 蝴蝶	/149

30. 还魂	/154	57. 藺老爷的拐杖	/293
31. 伏击	/159	58. 工作着是美丽的	/298
32. 红豆	/164	59. 藺曼卿喝醉了	/303
33. 玉佩	/169	60. 令人绝望的红伞	/309
34. 小凤	/174	61. 来自林间的温柔的风	/314
35. 嫣然	/179	62. 它像神一样会遁形	/319
36. 木屋	/184	63. 红楼上的夜半琴声	/324
37. 追风	/189	64. 梅香的复仇	/329
38. 触电	/194	65. 蝴蝶飞不过沧海	/335
39. 蚂蚁	/199	66. 谁能听到鬼魅的心跳声	/340
40. 喊魂	/204	67. 藺曼卿的化妆	/345
41. 不速之客	/210	68. 蔡天行的醉生梦死	/350
42. 蔡观止失踪	/215	69. 东白山的雪狐	/355
43. 百骏图	/221	70. 顺藤摸瓜	/361
44. 长弄堂里的红伞	/226	71. 风生水起	/366
45. 藺曼卿的疑云	/232	72. 因为我是藺曼卿	/371
46. 清子的惊人决定	/237	73. 跟月亮说话	/376
47. 藺曼卿的蛊虫	/242	74. 一只翡翠玉镯	/382
48. 在滴水岩被捕	/247	75.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386
49. 临江酒楼上的鸿门宴	/252	76. 往事如烟	/392
50. 李雅琪愿化身伏苓	/257	77. 拯救人质	/397
51. 赵队长英勇献身	/262	78. 有一种神圣的东西叫信仰	/403
52. 小鬼子想当渔翁	/267	79. 捕风捉影	/408
53. 少女红豆之死	/272	80. 荼靡花开	/413
54. 枪口一致对外	/277	81. 军号嘹亮	/418
55. 战地黄花分外香	/283	82. 如火如荼的云锦杜鹃	/423
56. 清子要嫁给藺莫桑了	/288		

引子

Yin Li

故事是从一个荒村开始的，这个村落说来跟其他村子也没有多大的区别，说来也就是在深山密林里面，一个普普通通的村落而已。唯一不同的是，这个本来鲜为人知的村庄，忽然在一夜之间遐迩闻名了，而且名声越传越远，乃至远播到了县城、省城、京城，大凡闻之者无不谈之色变。一个小小的山村，荒无人烟，怎么会有如此强烈的反差的呢？

曾有一个老道闻讯佩剑而行，他向来以仗剑行天下而出名的。平时，他的三尺龙泉佩于腰间，关键时刻才倚天抽剑，削人间不平。他的剑所削的不平，非妖不斩，所谓妖者，异类而已。这一带的人习惯于存同而不求异，只要是群众所不认同的，不管是鹤立鸡群，还是木秀于林，都一律以叛逆者论处。因而，焚琴煮鹤，拔株稀世珍品贺神梅之类，纯属家常便饭，贺神梅不常有，而拔贺神梅者则常有。少见多怪，常见不怪，习惯成自然，天经地义。

这日老道法海终于义不容辞地上路了。老道本来也是有姓有名的，但因为他对白蛇娘与许仙的传说中，那个得道的“多事人”法海崇拜得五体投地，便自行改名为法海了。人一旦忘了自己姓什么名什么，就会连祖宗上百代也给忘了，老道从此心无杂念，一心一意地降魔除妖。老道在逶迤的山径独自行走，所行之处荆棘密布，杂草丛生，双脚踩下去，脚下的野草与落叶发出的声音显得特别的刺耳，常常让他老是感觉到后面有什么东西正不徐不疾地跟着他，莫

名多了几分阴森与恐怖。更不要说密林深处会不时地传来几声怪鸟的鸣叫，让人毛骨悚然。

行到一处断崖的顶峰，路极狭窄，一边又是悬崖峭壁，他就小心翼翼地前进，脚下的碎石哗啦啦地往下掉，还不时地碰到剧毒的天南星石草，草叶片上有锋利的锯齿，人碰之很容易被刺破皮肤，浸渍毒液。人与前边的草木不能靠得太近，否则枝条反弹过来就会打到眼睛与身体。乱石，荒草，更不要说那些飞来飞去的毒虫，包括嗜血如命的野生蚂蟥，什么时候叮到你的手脚上，钻进你的肌肤中，你都感觉不出来，因为它在叮咬你吮吸你的鲜血之前，已经按惯例给你打了“麻药针”。

终于走过了这段险路，但出乎他意料之外的是，这一路上居然险象环生，令人不寒而栗。很快他就迷路了，照东白湖古镇一带民间迷信的说法，是鬼打墙了。他像是走进了迷宫一般，绕来绕去，怎么也找不到方向了。从起点到终点，又从终点到起点，他重复走了几圈之后，不经意间发现在青翠的山峰下面，在嶙峋的岩石缝隙之间，流淌着鲜红的液体，像鲜血一般。他抬头一看，悬崖绝壁上挂着不少悬棺，往下俯视，深谷之中又水流湍急，他倒吸了一口凉气，便目不斜视地走了四五里山路，背后依然有凉飕飕的风吹过。

法海好不容易来到了荒村，孤零零地耸立在村口的是几间石屋。空气好像凝固一般，掬之可当稀粥喝下去。他仿佛进入了时光隧道，身边有寒风袭人，宛若走过一个长长的弄堂，其实是一道长长的风门。风门原是指古建筑门的一种，即在居住建筑的外门做出双层门，靠外的一层门即称风门。风门既可做单扇门外边，也可做在隔扇门外边，一般朝外开，常与帘架配合使用，用以遮蔽风尘。这里的风门不是指一扇门，而是泛指一个险要的地方，亦称玄关。从阴阳学说来看，东南90度的整个方位是最吉祥的区域，这一区域称为风门。清代蒋大鸿著录《阳宅天元五歌》经云：更有风门通八气，墙空屋阙皆难避，若遇祥风福顿增，若遇杀风殃立生。空穴来风，藏风得水，法海并不知道这几间石屋其实是一座大宅院的风门。

这天晚上他就宿在这里的一间石屋当中，半夜更是碰到稀奇古怪的事情。也许是缺氧之故，他似乎出现了幻觉，进入了幻境，他感到有红色的影子在绕着石屋飞旋。他又在深夜黑暗之中听到一种极为神秘的声音，像一个女人在呜咽，哭泣，又似在发出冷笑。他睡在石床上，不时地瞅一瞅身边，这东白湖古镇一带有一种传说，鬼魅常常会趁虚而入，因而床上勿留空位，谨防枕旁有卧鬼。这一晚至次日拂晓，他都未曾合上眼，因为一闭上眼，他就会看到一个女子，时而是红衣女鬼，时而是白衣仙子，在他的眼前飘来飘去。至此，他就认

定这个叫风门村的荒村，有狐仙。

大凡狐仙妖魅，总会在午夜满月之时现身，以风水八卦来说，可谓嫦娥奔月。其时韶乐萦绕，妙不可言。法海当机立断，在十五满月之夜，捉拿狐仙妖精。主意一定，心神也就定了，于是沉沉睡去，这一觉一直睡到月半子夜才悠然醒来。醒来时分，他怀疑窗外下了一场雪，又仿佛听到了水声潺潺，其实既没有下雪，也不见流水，只是一地白玉般的月光，漫溢得满山满野。于是，他拔剑而起，手舞足蹈，看上去像是走火入魔，装神弄鬼。看来，他已经开始捉拿狐仙了。

1. 妖精

风门村的那个巨宅大院千柱屋看上去应当是明清建筑，也有人说它是鬼屋，曾经闹过鬼。不管怎么说，在这深山老林里，有这么一座大得出奇的大宅院，像孤独的城堡，本身就是一个神秘的奇迹。大宅院中有很多诡异的事情是外人根本无法想象的，比如说这厅堂中有一把绝无仅有的太师椅，常人是不好去坐的，因为只要屁股在上边挨了一下的，不管是男女老幼，不出三个月就驾鹤西去了。这样的太师椅，自然是没有人敢再去坐了，连擦洗一下都没人敢碰了，年长日久，上面就落满了灰尘，结满了蛛网。再比如，夏日有月光的夜晚，青霭色的墙壁上，依稀可见有人影在慢腾腾地往上爬，像是从某口枯井中爬出来的，也像是从月色氤氲的荷塘中爬出来的。要是在大白天，这青墙之上，爬满了绿色的藤萝，俗名叫爬山虎，冬日的藤叶是枯萎的，一到夏日便又重新泛绿，一片青翠。

大宅院千柱屋中开始张灯结彩，大红灯笼高高挂。这是冬日，落了大雪，雪地里的红灯笼经白雪映衬之后，格外的美艳，宛若绝色女子的美人痣。这次要出嫁的是四小姐藺曼卿，她是个另类少女，喜吹箫、弄笛、抚琴，肤白如玉，胜雪，可偏偏又喜欢穿红衣裳，要不就是白裙衫。平日在大宅院里飘来飘去的，像一朵红云或者白云。可是，在管家张嬷嬷的眼中，她简直就是一把刀子。张嬷嬷视藺曼卿如眼中钉，肉中刺，这是必然的，命中注定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也是天生的。她们之间既是天敌，张嬷嬷则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不然，她就食不甘饴，寝不恬然。

说藺曼卿是林子里的精灵，并不为过。她有一双非常特别的眼睛，初看是桃花眼，细看是一双凤凰的眼睛，最令人感到反常的是她的眼睛中有水，有月色，有云影，总之有神。反常的东西总是让人感到不安，这也是她让张嬷嬷从

看不顺眼到深恶痛疾的理由之一。蔺曼卿在一个月光如水的夜晚，盯着那轮满月痴痴地看了两个时辰之后，忽然听说自己要嫁人了，便大笑了一阵子。二八佳人，十六年来的心花第一次怒放了，将天空中的那轮皎月羞到云层里去了，将满院子明亮的月光也逼退了。那晚她在流水般的月光中，变成了一条快活的鱼。

蔺曼卿的婚姻是父亲蔺莫桑一次酒醉的产物。蔺莫桑与山外东白湖古镇上的蔡铁林一起喝酒，三杯酒落肚，他们就开始天花乱坠。蔡铁林是东白湖古镇上的大户人家，又是书香门第，有一公子蔡观止却因浪出名。蔺莫桑是山里财主，却也耕读传家，蔡蔺两家应该也算是门当户对。蔡铁林趁着酒兴就将女儿蔺曼卿许配给了蔡家三公子蔡观止，那时虽已是民国，婚姻自主的新风已吹开了，可在这东白湖古镇的深山密林里，依然是天高皇帝远，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还是挺管用的。蔺莫桑还信誓旦旦地扬言，待女儿出嫁那天，一定要铺十里红妆，红到天边。

蔺曼卿听说自己要嫁的人是东白湖古镇上出了名的浪荡公子蔡观止时，突然哀号一声，撒腿就往外跑，两个侍女伸手去拉她，“哧”的一声撕裂了那件红衣裳，半露出了雪白的玉臂与嫩颈，还有若隐若现的红绸子胸衣。蔺曼卿一阵风似的窜出蔺家大院，院子里的男男女女也就尖叫着追了出来。蔺曼卿突然前扑，窜进了金黄色的麦田里。

人们正在四顾茫然，蓦然，一道红光从麦浪中跃起，一个红衣女子修长的身子像一只美丽的大蝴蝶，随着麦浪一波一波的起伏，一跃一跃地飞行。众人都惊呆了，泥塑木雕一般地站着，看着她一路朝前飞，毕竟，那只红蝴蝶在阳光下飞得太漂亮了，在这风门村，乃至整个东白湖古镇，尽管也出过许多神奇奇的人，稀奇古怪的事，可是，女人飞行还是破天荒的第一次。许久，他们才醒悟过来，于是，寂静被打破，麦田里喧嚣声四起，人们开始上演捉红蝴蝶的游戏。这幕戏实在太精彩了，惹得田间阡陌上三五成群的村民与过路人也驻足观看这百年一遇的奇景，而忘记了陌上花开，远处青山如画，彩云如霞。

后来，蔺曼卿降落在大宅院千柱屋后山的古树林里了。这片古树林方圆十多亩，背倚笔架山这座神山，梦笔生花，可搁神笔。与笔架山遥相对峙的则是雄踞山，顶峰五指峰五指擎天，山寨上有个叫吴贵法的强盗，听说他的眼睛是绿的，夜行山道可以当灯笼照，还听说他也会飞，一条数十米的深涧他能凌空飞过去。林下数百个坟茔埋着这风门村的祖先，与千柱屋中那些祖宗的神牌遥相呼应。这使得这片古老的林子显得非常神圣，庄严而肃穆。古树林里的树木特别多，特别大，特别高，绝大多数都像神笔一样直插到云霄里去了。也有矮

而壮硕的，枝繁叶茂，且有许多青藤萝像蛇一样缠绕着，缠绵悱恻的样子怕有上千年来一直没有能解得开的千千心结。这使得这片古树林除了神圣，还平添了一种恐怖，因为它阴森而神秘。传说中这片古树林像山前那座千柱屋一样，曾经发生过许许多多神神奇奇的鬼怪故事，宛若聊斋。

藺曼卿落在古树林中一棵最高最大的老梓树上。这棵老梓树也是一棵神树，也不知道它有几百年的历史了，花开的时候繁花似锦，花香十里。花期倒并不长，可总会有一枝或一朵残花在别的花全部凋零后还抱着枝头，开上十来日也不肯凋落，仿佛坚守着什么，被视为奇迹。那些奇花白里带紫，经绿叶一映衬，显得格外的华美。结果时状如豆荚，一根根的垂垂而下，形似龙须。这棵梓树倒也并不寂寞，因为它的东边也有一棵同样高大的梧桐树，叶子由翠绿而金黄，桐花又酷似金凤凰。如此说来，两棵树一龙一凤，便有龙凤呈祥之意。它们的南边更有一棵冬青树，结籽时满树挂着小红灯笼，宛若红星闪耀长空，又似美人痣在绿荫深处若隐若现。这种奇观非临其境，是无法体味得到那种奇特与瑰美来的。

下面的人只有仰起脸来，几乎将脖子往后折断，方能看到高高地栖在树枝上的藺曼卿。现在什么花也没有，叶子也早已经飘零光了，唯一翠绿的是树杈间那一棵小小的棕榈树，它的种子是被风吹上去的，还是被鸟叼上去的，不得而知，反正它长得郁郁葱葱。藺曼卿坐在梓树顶梢的一簇细枝上，如此丰满的神仙女子，玲珑身，小蛮腰，随风轻轻地起伏着。她时而玉体横陈，时而亭亭玉立，看上去是那样的风姿绰约，楚楚动人。梓树的树身是粗壮的，笔直的，这么高大的梓树，这么短暂的瞬间，她是怎么爬上去的，不得而知。那么细的树枝梢头，她百来斤重的肉身，是如何负荷得了的，也使人心里感到纳闷。

从梓树梢头往下俯视，人如蝼蚁爬来爬去。张嬷嬷已经带着不少人在树林子里转悠了，他们有的拿着长竹竿，有的扛着鸟铳，有的持着短刀，也有的敲锣打鼓，看上去不像是在找人，倒像是在狩猎，或者捉拿妖怪。千柱屋里的藺家老爷、风门村里的族长藺莫桑也被惊动了，他将苍老的身躯移动在古树林里，来寻找他的女儿了。后来还是一个叫梅香的使女发现了高高地栖在树枝梢头的藺曼卿，因为山风送来了她银铃般的笑声，她还折些带丝的细枝不停地扔下来，梅香仰起细长的脖子朝天空中搜索，眼睛忽然被一团带着光芒的红云刺痛了，梅香终于发现了藺曼卿，马上报告了张嬷嬷。

张嬷嬷也想抬起头来看，可她尝试了几次都失败了，因为她的脖颈跟着她这个人一起苍老了，变得十分僵硬，不再像年轻的梅香的脖子，花颈似的，纤长，柔软，充满了弹性。张嬷嬷冒着脖子被折断的危险，终于将头仰了起来，

可平素怕光的老妇人被一道强烈的阳光刺得睁不开眼睛，她就伸出手掌按在前额上挡住阳光，终于也看到了那一朵飘在半空中的红云，便连声骂道，妖精，妖精！

蔺曼卿被张嬷嬷骂作妖精，已经不是第一次了。照理，张嬷嬷只不过是一个管家，而蔺曼卿则是蔺家大院里的四小姐，张嬷嬷是没有资格骂她的，可是，这个张嬷嬷天生有这个本领，她要骂一个人，总会找到谩骂的理由来的。张嬷嬷告诉别人，她第一次骂四小姐蔺曼卿是妖精，那是一个风和日丽的午后，在千柱屋前面的大道地上，那天阳光灿烂，别人站在阳光下都拖着影子，人站定影子也就站定，人移动影子也就移动，可张嬷嬷突然发现这个四小姐站在阳光下居然没有影子。这个惊人的发现石破天惊，人们纷纷围上来看，四小姐果然没有影子。以后在不同的地方，在不同的日子，四小姐站在阳光下，走在阳光下，都见不到影子。于是，四小姐便有了另一个名字，妖精。当然，这只是张嬷嬷的口头传说，蔺曼卿沐浴在阳光之中到底有没有影子，千柱屋中的人谁也没有见过，也没有人想到过要去验证一下。从光与影的原理来看，这多半又是张嬷嬷鼓动三寸不烂之舌在捕风捉影罢了。其实这一点儿都不值得大惊小怪，张嬷嬷的口才向来就极好，她能将黑的说成白的，将白的说成黑的，这在风门村，在千柱屋，她是出了名的。此鬼魅还心胸狭窄，睚眦必报，四小姐落到了她的手里，也注定是要历尽磨难，在劫难逃。

张嬷嬷在树下跺脚骂阵，诅咒蔺曼卿是妖精，很快就得到了包括蔺莫桑在内的众人的认同，按照蔺老爷的说法，四小姐一定是中了邪，走火入魔了，他便吩咐手下人立即回千柱屋牵来了一条狗，在梓树下面当场杀了，将狗血洒在大梓树的树脚跟。也有人一直素面朝天，在仔细地审视，大梓树上的女妖身上有没有长出翅膀与羽毛。这样一直等到夕阳挂在笔架峰上，也不见蔺曼卿下来。眼见着斜阳偏西，人们又累又饿，许多人的脖子仰得又酸又麻，阵阵发疼，尤其是张嬷嬷的，简直就要折断了。更何况，他们的眼睛也已经审美疲劳了，起初的那份新鲜感，那种激情已经烟消云散了。这时，有人恰到好处地使出了绝招，要用弓箭将树上的那个女妖射下来。不料，蔺老爷破口大骂起来，他跺着脚，敲着拐杖，骂哪个阴毒的舌头生疮要烂了，想出这种馊主意出来，蔺老爷就到处找刀子，要把那个人的烂舌苔割下来喂野狗野狼，那个想用利箭射妖精的汉子自然成了缩头乌龟，不敢再吱声了。

入了夜，月色将古老的林子漂白了，便有了一种梦幻色彩，一种梦境之感。人们依然在大梓树下折腾，灯笼、火把、手电筒的光芒逼退了树林里的月光，幽深的林子里不时传来猫头鹰恐怖的鸣叫声，还有那阴惨惨的风声。忽然有人

惊叫一声，说她看到了一个暗红色的大影子无声无息地滑行到另一棵梧桐树上去了。于是，大家借着手电筒的光，仰着脸搜索大梓树上的那团红云，刹那间已经不见了，什么也没有了。大家就跑到东边那棵梧桐树下去找，梧桐树上也没有见到红色的影子。还有人跑到南边的冬青树下去找，依然没有见到红色的影子。最后得出一致的结论是，四小姐的确是个会飞会遁的妖精，她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蔺曼卿终究是蔺莫桑夫妇心头掉下来的肉，大奶奶崔禧平时吃素念佛，此时此刻一激动什么也不顾了，她也声嘶力竭地破口大骂起来，狗杂种们，你们一定是黑了心，毒了肠，合伙把咱闺女给暗害了！你们一定是暗算了咱闺女，然后编派谎言来糊弄我们俩老家伙！我那黄花一样的闺女，她是一个人，怎么会像夜猫子一样飞来飞去？怎么会像一只老鹰一样飞到大树上去？笑话，简直是天大的笑话！阿弥陀佛！

蔺莫桑就开始劝解大奶奶，也许那大梓树梢头上的，根本就不是一个人，也不是什么妖精，或许就是一件什么红衣裳，被大风吹来的，挂在了树枝上。或者是天空中飘来的一朵巧云，一片彩霞，恰好停留在树枝梢头，现在又飘走了，散去了。或许本来就什么也没有，纯粹是大家看走了眼，或者说产生了一种幻觉。总之，他们视作掌上明珠的宝贝女儿从来就没有进入过这片古树林，更没有飞到这棵大梓树上去过，一切都是子虚乌有。

张嬷嬷冷冷地说，可是，今晚要是捉不到妖精，以后恐怕再也捉不到了。也就是说，蔺曼卿翅膀硬了，要飞走了，飞远了。不知为什么，张嬷嬷的这番话，一下子戳到了蔺莫桑夫妇的一块心病，戳到了他们的痛处，蔺老爷大吼大叫，让她闭嘴，大奶奶崔禧则捶胸顿足，号啕大哭。蔺老爷实在忍受不住了，冷不防他从身边的汉子手中夺过弓箭，朝碧空中放出一箭，那支利箭脱弦，飞起在月色之中，带着响声，顷刻之间便消失在古树之中，也不知道落到哪里去了。

2. 少爷

蔡家三少爷蔡观止是个散淡之人。一切都是虚幻的，宇宙、时间、宗教、诸神、鬼魅，全是人们疯狂的想象。在天地之间，有一个灵魂像幽灵一样在游荡。这个幽灵就是三少爷。

这天，蔡观止照例仰卧在一只小木船上，任不系之舟在东白湖上飘来飘去，飘到哪里便算到哪里。忽然一缕幽幽的奇香从岸上飘来，他才觉得起风了。古人云，闻香识女人，那么，这异香生处，该有佳人幽居？此时，小木船已被波

浪推送到了湖岸，蔡少爷便不顾三七二十一，从船上跃起，上得岸来。曲径通幽，时有落叶飘零，野花闲草，鸟啾虫鸣他都不管了，青山绿水的美景也无暇去欣赏，鼻子的功能倒是发挥到了极致，一路上一嗅再嗅，居然比昨晚喝的三杯两盏小酒更醉人。

唯一跟着少爷的是雀儿。雀儿是少爷的使女，她似乎是森林里的一个小精灵，崇尚自然，敬畏天地，万物有灵。她很喜欢树林，一旦进入林子便欢呼雀跃，一刻也不再安宁。她会凝视着少爷许久，这才告诉他衣领上有一条毛毛虫，待他惊叫起来，她才大笑着告诉他，她是骗他的。她忽然就不见了，他茫然四顾时，她又会突然从一堆枯叶中窜起来，将大片的落叶抛向半空，落在他的身上。她还会手持一枝新折来的带花带叶的树枝，静静地发一阵子呆。雀儿忽然就安静下来，不知什么时候她已经跑到一棵大槐树下面，默默地许起愿来。她不会告诉他许愿的具体内容，但她会对他说，槐树是最灵的，通天通地，通鬼通神。

午后的时光总是散漫的，这倒颇为吻合蔡观止的心境。平常的日子，他也无非是清茗一杯，或淡酒一盏，要不就是漫山遍野的乱跑，时而清醒，时而疯癫，好在东白湖古镇的青山绿水如画，足够他放浪形骸，放牧自己的灵魂。现在令他陶然欲醉的依然是那一缕若无若有的幽香，他欲罢不能，渐行渐远，不知不觉中已经来到了一个云深不知处的山湾之中。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在这幽僻之处，竟还有这么雅致的玲珑小山庄，疏影横斜，暗香浮动，而且氤氲着一抹温暖的诗意。他一见便呆了，痴了，醉了，没魂了。

稍后，烟岚四起，如入聊斋之境。忽见烟雾弥漫之中，有一株明艳之花，蔡观止情不自禁，一路小跑过去，伸手就去折花。那花居然左右旋转，前后摇曳，怎么也摘不下来。而且，似闻花间隐隐的有泣声，花枝上还挂着几丝长长的乌发。花没摘下来，他的手倒是被什么咬住了，手指上被刺扎了几下，好像有几滴血滴落在花瓣之上。等云开日出，雾散尽了，果然见一株明丽的花卉，然而并不见有什么青丝与血迹，哭泣声更是子虚乌有。

蔡观止找遍了整个山湾，也不见有什么玲珑女子绝代佳人，倒是见着了一位“老妪”。所谓的玲珑小山庄，其实也就是几间茅屋，她便独自居住在这草屋之中。这老妇人鬓边一丛白发，宛若菊花见霜，梅花见雪，她的安详，她的淡定，让蔡观止愕然。先前因见不到奇女子的失落感，此时此刻也已经烟消云散了。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女子也可彩云追月，爱与欲催生出了多少痴男怨女，而蔡观止是不相信人世间有什么旷世奇恋的。爱情是一朵鲜艳的花，风一吹就凋谢了。爱情是一朵蒲公英，风一吹就飘走了。相反，在这样几乎与世隔绝的

地方，这样一位安静的老女人，倒让他心生好奇，一生与世无争，她怎么可以这样的淡定？

最令蔡观止不可思议的是，这位所谓的老妇人，居然还是一位少白头。也就是说，她的一头青丝已经落了霜雪，可那张脸依然娇嫩如花。如果不是那鬓边的一丛白发，她看上去就是一位风韵犹存的少妇。岁月无情，造化弄人，蔡观止作如是想。她的脸上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落寞，这张脸的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沧桑，他不得而知。这荒无人烟的山湾，这野趣盎然的玲珑山庄——这是蔡观止随意取的一个山庄名，这个曾经像红豆一样的玲珑女子，她又有怎样凄艳悲凉的故事？她为什么会来到这与世隔绝的地方？蔡观止百思不得其解，迷茫也就一直写在他的脸上。

回到东白湖古镇上，蔡观止才听到了关于妖精与捉妖的传闻，而且似乎还与自己的婚姻大事有关。然而，蔡观止不会将这一切放在心上。他是一个游离于滚滚红尘之外的人，或者说是生活在不食人间烟火的世外桃源中的梦中人。大梦谁先觉，他却在半梦半醒之间。这天晚上，蔡观止做了一个奇奇怪怪的梦，梦中是一片绿草如茵，疑是仙境，一个一袭白衣的神仙女子，飘过一个平缓的山坡，她身材颇长，长发飘飘，衣袂飘飘。梦醒后，他追忆梦中的情景，认定那个梦中的玲珑女子不是凡人，而是仙子。于是，蔡观止决定深入山中去寻找，他已经产生了神奇的联想，梦中仙子既然托梦给他，就一定不是虚幻的，或许就住在这深山老林之中，或许就跟白天那个云雾缭绕的梦幻山谷有关，跟那奇香扑鼻明艳如霞的花卉有关。

次日清晨，蔡观止重返山中。这一次，他只一个人前往，连雀儿也不带。一路上，他唇齿间郑重地呢喃着昨晚那个梦中仙子的名字——神仙姑姑，这又是他随意杜撰的称呼，他的目光中掠过瞬间的坚决。这一路走着，他的眼中不知不觉地便含了盈盈的泪珠，虽然嘴上不说什么，心里总是惦念那女子纤美的背影，瞬息之间他的神情变得哀伤而幽怨，如果这次进山找不到她，他执意不再回东白湖古镇，不再返回那个让他身累心也累的红尘世界，情愿一个人安静地在雄踞山度日。

不疾不徐地独行着，眼下是一座非常奇特的小桥。说是桥，其实充其量是一根老藤，粗硕无比。据老人讲，这深山老林中有一根非常神奇的藤，会遁形的，有时它会出现，化作小桥渡人，有时它又会遁去，再也找不到它的踪影。它还会伸缩自如，可长可短，可粗可细。据说数年之后，日本鬼子进这雄踞山一带扫荡，他们正行其上，那老藤突然就遁了形，消失得无影无踪，那群东洋鬼子便坠落进了万仞深谷，呜呼哀哉。这样的深山老藤，诡谲如此，哪里还是

一种普通的植物，简直就是经千年修炼而得道的藤精了。

正行走间，一阵山风带着丝丝寒意吹来，林间已是细雨涟涟，雨丝映上他那无比郑重的容颜，似乎还带着一些倦怠与忧郁。他的眼帘被银色的雨丝扑湿，全身都带着山雨的潮湿气味。为了躲雨，他逃进了一座斑驳陆离的山神庙，他从庙外奔入，视线一下子无法适应这样暗淡的光线。待到适应过来时，迷迷糊糊的又睡去了。睡梦中，那个神仙女子似乎又出现了，她朝他温婉一笑，他已被她温柔扶起，他吻着她的手背，她又微微冷笑，那种冷艳如梅，沁人肺腑又透入骨髓。他喜极而泣，而这大喜之后更有无数重的悲凉与恨意在澎湃。随后他温柔地伏在她的胸前，将胸腔内的一切忧愤与积怨化作无比柔顺，他对她喃喃，此生能与君相伴，便一生一世不再过问山外世界，于愿足矣。什么功名利禄，什么荣辱得失，什么荣华富贵，不过是过眼烟云，东逝流水，芥籽尘埃。

蔡观止不经意间就笑了起来，原来他并没有真的睡着，只是一时的倦意袭来，闭上眼睛打了一回盹，养了一会儿神。其实，他也没有做什么梦，只是眼前出现了幻觉，进入了幻境。一想如此，不觉悲从中来，读书人到底沉稳，稍后，他的一颗心就收了回来，放了下来。不过，他的心更是沉如磐石，意志坚如劲松。他是铁了心的，这山道逶迤，峰回路转，以后的路千难万难，他也一定要找到那梦中女子，不达目的必定不会善罢甘休。他的衣衫已经淋湿了，浑身瑟瑟发抖，耳际的冷风有尖细的锋利，像刀片一样一下一下地刮着他的脸，他切齿冷笑，眉宇间眼神中透出一抹轻蔑与执着。

暮色渐暝，庙内翳翳无烛，寒风冷雨不时的袭来，蔡观止彻夜无眠。他起身关窗，随后平躺在冰凉的青石板上，略显瘦削的脸孔，分外的苍白，特别的凄清。他就这么一直平躺着纹丝不动，仿佛已经没有了气息一般。对行尸走肉来说，站着，坐着，行着，其实与躺着也没有多大的差别。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将到哪里去？我为什么要活着？我一个人到这深山老林中来，究竟是为了什么？我一个人夜宿在这凄风苦雨的破庙里，究竟又是为了什么？难道真的是为了那个虚无缥缈的梦中女子吗？我到底是在逃避什么，还是追寻什么？蔡观止胡思乱想着，这些杂七杂八的念头一直困扰着他的中枢神经，他甚至想在这破庙中用三尺白绫结束自己卑微如同蝼蚁的生命也未尝不可，口眼一闭，两脚一蹬，去了也就一了百了，什么烦恼也没有了。

想到这里，蔡观止的身子轻轻一震，继而触电一般不停地战栗，眼角滑落一滴清泪。他整个人一下子颓败了下来，昔日俊雅的容颜在他脸上消失殆尽，唯剩一介书生倦怠于红尘又畏惧死神无情后的身心俱碎、无望到底。只有饱受心灵之伤的人，才会有这种挚爱与信念无望的痛楚，如撕心裂肺一般！他长久

没有这样一个人真实地面对自己，此时此刻真想痛快地哭一场，在那个终年不见天日的蔡家大宅院中，没有爱，也没有希望，原来自己隐忍了那么久，煎熬了那么久，却只能在人前强颜欢笑，把自己的心一点一点地浸泡在沸反盈天的滚油锅里煎着熬着。他没有哭，他早已经没有泪水了，麻木不仁了。他开始面无表情地坐起身，在昏暗狭窄的佛殿之上来回走动，仿佛一缕幽魂。

蔡观止决意不再回那个对他来说简直就是梦魇的蔡家大宅院，而在雄踞山过下去，就像古代的那些隐士。大隐隐于市，大丈夫济国平天下，渡天下苍生，就像那群当代英雄，功名累身，利欲熏心，欲无止境，偏偏又要伪装，作秀成为隐士，美其名曰大隐。蔡观止只是一介文弱书生，弱不禁风宛若一竿清竹，他只能隐于野，在人生的边缘上苦渡自己。蔡观止并不图什么，梦中佳人充其量也只是美丽的错误，一种天真的幻想而已，他真正图的也就是那一份清静，那一点可怜巴巴的情趣。

美美地睡了一大觉，蔡观止走出山神庙的时候，正是东白湖日下之时，碧湖，青山，红霞，山河如画的美景，那是世上多少伟男子都想掌控于掌心的锦绣江山啊。世事纷纭，云谲波诡，世人把简单的事搞得非常复杂，而蔡观止却相反，他把非常复杂的事都看得很简单，山不过是山，水不过是水。他是个淡人，不愿卷入世事的纷争，而对大自然却情有独钟。正当蔡观止陶醉在这份大自然馈赠的美好盛宴时，林子的那边隐隐传来了马蹄声，随后半山腰逶迤的山道上奔驰过来一队人马，为首的那位就是雄踞山的强盗王吴贵法。

再美的梦也有醒来的一刻，马蹄声打破了山野的沉寂，也打破了蔡观止内心的宁静，从此，他的命运也就彻底改变了，仿佛冥冥之中真的有神灵在操纵着，他与一个同样特立独行、我行我素的奇女子之间，被那挣不断的红丝线缠在一起了，这一缠居然缠了他们一生。眼下，如果没有那阵马蹄声，蔡观止还会沉醉于满目青山夕照明的诗意美境之中，他的心已经碎了，被它的美彻底击碎了。可是，现在他又被另一道瑰美的景致深深地迷醉了。

就连刚才还在狂奔的小小马队也停止了行进，因为吴贵法也被那一阵琴声吸引住了。只见一位女子独坐在青石之上，正在夕光中抱着琵琶弹奏。她就是藺曼卿，弹奏的是一支孤美凄绝的古曲，曲高和寡，常人很难听得懂曲中的意蕴。蔡观止却听得灵魂出窍，如醉如痴。吴贵法并不理会琴声不琴声，意境美不美，见到如此美貌如此曼妙的藺曼卿时，他只有欲，只想将她押回到雄踞山，做他的压寨夫人去。天妒英才，红颜薄命，这是天下女子的共同宿命，蔡观止自以为阅人无数，当下作如是观。

于是，蔡观止像个哲人那样冷眼看着，冷眼看世情，越看越清醒。不料，